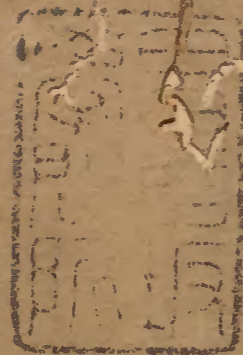


眉公秘笈

三



見
珠
船
錄

八
三

漢書門	
九	八
四	九
號	類
一	二
冊	架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八四九
類	號
一	二
冊	架
三七〇	函
二	一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849
冊數	12(3)
函號	370 5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Kodak, 2007 TM: Kodak



肩公見聞錄卷之八

瀋水

瀋德先

瀋孚先

同校

淺草文庫

漢之守令多久任至長子孫或十餘年或二十
餘年然不數見在我 先朝法令近古其最久
者時則有若陝西寧州知州劉公蓋三十二年
然後去前此未之有也公生于洪武己酉年三
十而舉于鄉三十一而登進士三十三而為縣

三十六而爲州七十而致仕至八十四而卒公諱綱字文紀州有龍尾湫時出光恠遠近聚觀公伺其光動手射之應矢而滅旣而洩其水乃巨鼃也妖遂息間行野中值橫石爲虹馬驚不度公諦視之乃狄梁公碑范文正公所撰者也卽起豎之爲建祠焉其他善政多不可殫紀此其異者耳問又嘗丁外艱考績者殆十數皆以州人奏留而官亦不調仁宗朝特賜璽書褒

異及四品章服嘗至京師上親召問勞以酒饌時人榮之英宗朝以老乞休章數上乃得致仕去之日哭聲振野州舊有六君子祠祀狄公以下嘗爲刺史者民生祀公其中改名七君子祠及家居遺問踵至其卒也有累糧致帑者焉其得民心如此孫宇舉成化壬辰進士累官光祿大夫在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李文正公西涯與巡按王御史書云近得董郡

守書云本州欲爲僕擇地蓋屋廵按已准行此
恐是舊按王公俯從州議而本州者又或有寒
族子弟以鄙意誑惑而爲之也僕居京師累世
作宦四十年不能一庇鄉里豈可以木石畚鍤
爲之累况祖父墳墓親戚聚處之所在縱令得
脫羈馱亦豈能遠涉數千里而用此虛名實怨
爲哉僕屬有哭子之痛本不暇及第恐工役已
興緩不及事故亟致一辭惟冀深諒鄙懷愛人

以德公便中善諭本州早爲停止使區區一身
少免咎戾其視屋宇之患益萬草也 又與韓
方伯書近辱手翰已具簡奉復茲不喋喋茶陵
寒族諸兄弟共出田百畝以給官中費之費告
本州請給印信契本送京備照雖若義舉然僕
思之古人有分俸置田以贍宗族者未有仕宦
之人資宗族以爲養者事之倒行逆施莫此爲
甚已力辭之而來人執不肯聽委之而去今另

身附錄卷八
封寄回恐遠不能致特以告諸執事煩於公便
中幾至本州轉付寒族收領庶見明白不至沉
滯幸恕瑣瑣

萬曆十五年間該本部酌議具題將在廠新舊
大木通行苦蓋陸續成造新棚一千八十九座
大修舊棚一百三座小修舊棚二百二十四座
經今已逾五年中間歪斜頽倒勢所必至比因
灰薄破裂半多滲漏遂致損壞萬曆二十一年

七月內營繕清吏司案呈各棚所蓄楠杉大木
七千餘根詢其價值大者每根約四五千金稍
次者亦不下一二千金大約一株以二千金筭
之該銀一千四百萬兩其採取遠自川貴地各
數萬餘里所費錢糧人力不知凡幾方得至廠
而迺暴露沍壞一至于此不無可惜幸而修葺
千餘座棚未幾遂有兩宮三殿之災信乎謀國
者凡事不可不豫

洪武十九年五月二十八日禮部欽奏 聖旨
今後但係光祿寺買辦一應供用物件比民間
交易價錢每多十文且如肉骨之類及諸等物
件民人交易一百文一斤光祿寺買須要一百
十文隨物貴賤每加一分賣物之人照依時價
取十文利息欽此

方遜志與潘擇可先生書云交際之崇卑稱號
之輕重固有常禮矣非尊而尊之過也非稱而
受之愧也故君子之於名必使尊之者無過受
斯名者無愧而後可執事於年則倍蓰也於德
則前進也於分則與先人仕同時也若某之少
且愚字之已過矣於字加稱號馬於稱號加以
先生之稱焉於禮得無不相似乎此其爲愧也
甚大雖感盛必之厚不敢受而居也執事信行
爲學者視效不督教以所不及而嘉之不遇以
後進小子之禮而過稱之則某安所容乎苟默

而不發非惟非某有請於執事之意執事始欲
需曉之者殆不若是是以重有說焉觀方遜志
此書後輩遜前輩即稱號稱先生皆不設當且
反覆論辨如此真可見國初風俗之厚也

弘治最爲盛世而一時奇變如九年六月初五
日宣府鎮南口墩天雨降火光明發腰刀鞘內
龍起煉化刀尖一處燒傷軍人二名及損壞軍
器什物又八月十三日西直門外迤北走出黑

熊一隻扒躡上城唾口行走當彼官軍趕逐下
地咬死并傷男子各一人龍者陰類其潛也淵
其飛也天出入有時今起自邊墩刀鞘之間近
龍孽也熊者陽物在山疆力壯毅山野之獸也
而突出上城且爲人患近毛孽也見馬端肅公
疏

嘉靖丁巳四月奉天華蓋謹身三殿奉天門午
門文武樓并後左右中左右左右角左右順闕

左右諸門災文武大臣會議修建海鹽鄭公曉時協理戎政率營軍三萬人打掃火焦寅入酉出司禮黃太監錦宿乾清宮門日數相見議事官軍分丈尺及出入路道皆用石灰畫定又分定長安左右闕左右左右順左右掖門皇城外街巷各口各有把總官分守止許依畫路往來纔十餘日黃公謂戎政曰萬歲間三次嫌火焦不見掃完我見二公勞苦用心官軍亦效力只

是不見有次第倘一二日間再問何以爲奏公曰此工成重大恐非歲月可計永樂十九年辛丑只三殿災遲之二十一年至正統六年辛酉工方完仁宗宣宗英宗三朝卽位時皆未有殿今日三殿二樓十五門俱災其木石磚瓦皆二十年搬運進皇城之物今十餘日豈能搬出當時起造宮殿火頭王長兒等十萬儿千人佐工者豈止百萬况皇城之內路多門多人可散行

今三萬人畫地分工畫地分行何一處有人間
住倘朝廷再問煩先生善回奏黃公曰先生說
這些話記得真否公曰豈敢妄言內府必有實
錄內官監必有底冊殿災殿完俱有詔赦豈敢
妄言黃公曰說得是我得此言我也好去回話
○住時打火焦磚瓦木石俱搬出公與平溪
不必盡數發出白黃司禮量畱應用如石全者
半者一尺以上者各另團圍就便堆積白玉石

燒成石灰者亦另堆積磚瓦皆然不數日工部
欲改修端門外廊房爲六科并各朝房午門以
裏欲修補燒柱墻缺又於謹身殿後乾清宮前
隆宗景運二門中砌一道高墻攔斷內外內監
工部議從外運磚運灰運黃土調灰一時起小
車五千輛民間騷動公告黃司禮曰午門外堆
積舊磚全者半者并石灰無數可盡與工部修
端門外廊房午門以內石灰尤多磚石亦多可

與內監修理柱空并砌乾清宮前墻黃甚喜曰
可公又曰修砌必用黃土今工部起車五千輛
一時不得集况長安兩門承天端門午門止可
容軍夫出入再加車輛阻塞難行見今大工動
作兩關門外多空他可挖黃土用却令軍搬焦
土填上用黃土蓋三尺豈不兩便黃司禮曰善
公又曰午門以裏臺基壞石移出長安兩門甚
遠今厚載門修砌剝岸若令軍搬出又順門由

啓明門前下北甚近就以此石作剝岸填堵不
須減工部佑料但省軍士勞力亦可黃司禮又
曰善公曰舊例火焦木軍搬送琉璃黑窰二廠
往回四十里今焦木皆長大不惟皇城諸門難
出外面房稠路狹難行難轉况今災變各門內
臣小房非燬卽拆壞必須修葺方可容身莫若
將焦木移出左右順門外東西寶善思善二門
前後并啓明長庚兩長街聽各內臣掣取焦皮

作炭木心可用者甚便取去各修私房以皇城內物修皇城内房不出皇城四門亦省財力黃又曰善○錦衣趙千戶持陸錦衣帖來言軍士搬出火焦俱置長安兩門外大街兩旁四夷朝貢人往來看見不雅慶壽寺西夾道有深坑可將火焦填滿公曰三殿災朝廷已詔天下如何說不雅誰設將朝廷龍文磚石填罪廢太平侯故宅况壽宮災九廟災火焦皆出在長安兩門

外軍士從長安大街重去空來人可並行官可照管若從兩夾道入必從寺東夾道出路多一半三萬人只做得一萬五千人的生活豈有管軍爲人填坑且火焦工部還有用處待木石料完要取火焦鋪路直從長安坊牌下填至奉天殿前每加五寸杵碎平實又加五寸至三尺許方可在上行大車旱船滾石不然街道廊道皆壞矣趙千戶云如此當與工部言用不了許多公

曰便請 旨下來我輩回奏得見今午門外東
面牆下數萬担火焦積堆不搬出正慮不久又
要搬入耳趙復語公徑出○會議午門臺基及
奉天門殿樓等臺基皆級石柱礫花板石面紛
紛不決公欲言恐衆不肯信持造徐宅渠卽云
請教某雖匠藝亦心服公公因言今來拜亦爲
此事惟公可奏上 旨下諸公必從以故不散
對衆言特來相告渠郎屏左右公曰今有三事

一午門臺基衆議將前三面拆去一丈從新築
土砌石如此恐今工作不及國初堅固萬一樓
成後舊基不動新基傾側費鉅萬矣莫若止將
臺下龜脚束腰墩板等石除不被火焚壞者留
之其壞者鑿出燼餘約深一尺五寸節做新石
補入內土令堅仍用木杉板障之決不圯三面
分三工不過一月可完惟左右掖門兩旁須彌
座石最大且厚難換必須旁石換齊後如前鑿

出約深二尺五寸做成新石墊土與舊石空齊用鐵創肩進亦易爲力徐曰善公又曰奉天門塔沿石一塊三級殿上柱礫大者方二丈如此重大不比往時皇城無門限隔可拽進近年九廟災木石諸料不能進拆去承天門東墻方進得今料比九廟又進三重門尤難爲力莫若起開焦土將舊塔沿礫石地面石板石逐一番轉尚看堅厚可用番取下面加工用之至於殿上

三級臺基并樓門臺基俱如午門完補皆可以公能力主此議且疏獨上省夫力萬萬銀糧何止數百萬驢騾車輛又不知幾莫大功德也徐甚喜後三日再議悉如前說衆皆以爲然徐工師猶能取善於人不可及也徐即大厓徐珙後萬曆丁酉間有兩宮三殿之災甚至捐官俸開鑛稅上下難之如鄭公苦心經理爲國省費爲民省勞者有幾故詳錄于此

徐武功人豪也復辟之功嘗爲徼利獨吳江吏
明古祭文文獨曰嗚呼丙子丁丑之際天理不
幾乎熄矣惟公不顧殺身滅族之禍起而救之
然後君臣父子兄弟之倫一返乎正此蓋天生
我公以相皇明無疆之祚也功高受謗遠竄南
服乃天下之不幸豈獨公之不幸也哉竊嘗論
之自有生民以來撥亂反正之功惟唐之狄梁
與公而已然狄保其身公懼其禍此特出於身

存身亡之異耳非智有淺深功有大小也使狄
在當時與五王俱存其能免乎三思之殺否邪
悠悠之談論人已然之迹以爲監國病篤不日
當薨神器自有攸屬何必公以生事邀公哉群
議附和如出一口嗚呼爲此說者其亦不仁矣
夫大寶不可以久虛姦雄之人常利國有象當
此之時歷月不朝中外危疑咸懼生變萬一有
亂臣賊子窺其間則生民之禍未有涯也故公

獨決大策翊戴先帝宗社危而復安彝倫戩而
復正四海亂而復治三光晦而復明此所謂萬
世之功也而談者反有以病之其亦不仁矣且
唐之武氏年已几十旦莫入地中宗已正位東
宮民無異望彼易之昌宗輩直狐鼠耳非有絕
倫之材過人之力也張崔之流胡不待其自斃
而奉之顧乃旦夕聚謀稱兵宮禁汲汲以迎復
為哉蓋其所慮有與公同也唐之諸臣既不見

非于後世則公豈宜得罪于天朝哉今天不
祐善竟奪公壽某等荷公之知痛公之歿用設
論公之大節侑此一奠靈其鑒之或謂鑑曰
子為此文子將得罪矣且國家授受自有常典
徐公豈當預哉蓋公假迎復之功以為富貴之
資爾嗚呼是誠何言哉夫君臣大倫根於天性
苟利社稷當死生以之豈有見其危難而過利
害以為身謀也顧利害以為身謀此乃妾婦也

非大臣也當此之際彙隙既成三官之情不遠中外危疑人心洶洶咸不自保而三二用事大臣以預廢立太子之策咸懼得罪於先帝其無推戴之心審矣故有選立皇儲圖為自安之計者不一而止一時群有司百執事之人方將仰承俯就之不暇尚敢惜異議於其間哉而先皇帝在幽閉之中至穴墻以通飲食勢同狴牢於時外之君臣惟懼垣墻之不高扁鑰之不

楚

固方日夜密謀而外求君篡弒之禍將日尋矣然幸而姦謀之不遂者宗社之靈故耳且自古臣弒其君子弒其父者皆以身處危疑而然彼亂臣賊子豈忍為是惡逆者哉特以偏於事勢不得不為此以絕人望爾考諸史冊斑斑可見故華督之弒宋殤子輦之弒魯隱高渠彌之弒鄭昭南宮萬之弒宋閔慶父之弒子般商臣之弒禁成李兌之弒主父劄劄之弒義隆皆以得

罪畏誅姑欲脫死於一時也然則先帝當此之時豈不謂之至危而極殆乎而公奮不顧身決此大策翊衛先帝出險難之中尊居九五君臨天下以安宗社其功可謂偉矣但以震主之威易生讒謗此正李泌所謂殺臣者五不可爾豈公之罪也哉彼妨功害能之臣惟以成敗論人而不揆諸理吹毛求疵誣謗百端嗚呼惜哉昔宋光宗以疾不能主其父孝宗之喪宰相

留正請立皇子嘉王爲太子因內批有甚好及退間之旨樞使趙汝愚請太皇太后代行喪禮遂擁立嘉王卽帝於重華宮是爲寧宗初不請命於其父也然當時不以爲邀功後世不以爲生事良以安社稷之功大也雖汝愚爲權姦所忌誣以謀爲不軌擠之以死然不久復其官爵史冊書之以爲美談蓋是非之定不於其生前而於其身後也且光宗君父也寧宗臣子也

先帝君也兄也景王臣也弟也以此方之敦重孰輕孰順孰戾則是非之辨將不待講說而自明矣鑑之於公雖忝鄉郡人品既殊事功亦異何苦而與衆說迂哉况國家之典固非庶人所設議蓋痛公之忠誠不白於世不勝其耿耿而有此將以俟夫後世之知留趙二公者爾雖以此得罪不悔矣

篤部周公名子文吾松人也家無錫曾過余讀

書臺言無錫有談愉號十洲一日偶掘耳耳中忽得銀一小塊重一分四厘是年肉價稱是買斤肉食之余聞大以奇後觀祝枝山志怪錄則耳中得物更有奇于此者往年封門一媪年逾五十令人剔其耳耳中得少絹帛屑以為偶遺落其中已而每治耳必得少物蘇花穀粟稻穗之屬為品甚多殆大駭怪而無如之何久亦任之不甚驚已且每收貯之二年七十有八而卒

箕其所得耳物幾一斛焉又云祖母王孺人爲
孔明言永樂中吳城有一老父偶治耳於其中
得五穀金銀衣服器皿等諸物凡得一箕後更
治之無所得視其中已結淨唯其正中有一小
木校椅製精妙椅上坐一人長數分亦甚有精
氣其後亦無別異

萬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巳時忽然天鼓
轟轟聲響如雷壹飯之頃飛降一星隨帶火光

墜於河內縣常平鎮老狼骨沱取出驗看外黑
如鐵中白如銀見貯本省布政司可查樹妖是
柘城縣報稱本縣柘樹內偶出人物各類人馬
冠裳等像隨爲女童驗拾見存可驗巡按河南
監察御史姚恩仁進謂探圖說此二事見於圖
中姚還家以柘樹內人物示客客皆見之余特
適在嘉興御史嘉興人言之甚詳是史書所不
載者已而考之南唐末年溧水天興寺桑生木

人長六寸如僧狀右袒而左跪衣械皆備其色如純漆可鑑謂之須菩提縣掾置龕中以仁壽節日來獻烈祖驚異迎置宮中奉事甚謹其徒因夸以為感應按譙氏五行書主有大喪不三月烈祖殂又徐鉉稽神錄云建康有木工破木木中有肉五斤許其香如熟猪肉此又不可以理窮究者矣

王雲鳳出為陝西提學臺長汪公者之曰君出

淫祠

振風紀但盡分內事勿毀淫祠禁僧道雲鳳曰此正我輩事公何以云然公曰君見得真確則可見之不真而一時慕名為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不得不禱祠一禱祠則傳笑四方矣雲鳳歎服此文衡山說恨汪公失其名

方司徒公鈍以竿牘通者輒峻卻之或復與為詞曰此書一帙耳公則又曰余一自入仕所習惟一大明律耳何暇讀它書書積不讀而徒以

累他日歸途夫役大非陰德事也竟片札不受
公先為華亭令考童生前期謂童生云我出一
極長題童生皆歸閱長題文既出乃今交九尺
四寸以長也陸平翁為童生考第二其破題云
時人自名其名而自形其形也此平翁向余述
之而極稱其人

孝宗初朝士使外國多挾貨浮海而市之或與
陪臣夸鬪材靡侍講劉用元使安南乘肩輿從
兩僮如之夷大驚郊勞致館視昔益恭又明日
遂行其主恐餽以珍物一不顧復追而授之劉
不答惟書其入關詩予之曰挾南物歸神其殛
之

挾

蘇學孔子塑象墮或欲葺之林太守鶚憫然曰
塑像豈古也哉 高皇大學作木主葺夷俗彼
未墮猶當毀之况其墮乎或疑毀聖賢林曰土
泥耳其聖賢邪浮屠未出孔子已生惡識塑像

乎矧古人席地豈如是坐邪後張羅峰以玉易
像蓋本于此

南京徐魏國鵬舉之生也母夫人先夢一將軍
至其第自言是岳飛受了三世苦今日到你家
一受用因名之曰鵬舉蓋武穆字也役夫昇之
者咸稱吾家岳爺云

都御史王公竑董漕淮安蘇守命一老人傳檄
公問老人年幾何老人荅云四十七公曰我亦

四十七已見二毛而汝尚壯容何也老人曰相
公憂國憂民老人醉飽終日公慘容曰明言也
信吳人多文哉因爲流涕不久乞致仕不許

鄭端簡公曉少時錄天歌及天文諸書每夜步
登城觀星象封君取書焚之曰此律所禁且遠
視星日喪明之道古人精此少善終者戒勿習
癸未登進士將廷試學士中峰董公圮來顧公
出已未制策及擬彭澤父老送淵明致仕序命

見聞錄卷八
公爲文曰此元老石齋楊公意也公告封君封
君競然不悅日後學初入仕當患所以立卽通
謁相府他日何所不至汝弗聞張師德劉元城
事乎公遂辭中峰中峰曰久知尊公能教果然
也

南光祿卿寺中有洪武時故牘膳羞甚約親王
妃既日支羊肉一斤牛肉卽免支或免支牛乳
御膳亦甚儉惟奉先殿日進二膳

盤門伍相神舊本立像况守至見之曰是何藝
也爲易坐像旣而毀舊像中有一石刻字云若
要子胥坐除非二兄過數之前定如此

袁忠徹二婿一爲盜死獄中一覆舟死於水二
女皆寡於家忠每爲談相則妻必叱云莫訛言
且相者之目何在曰吾能人相不能天相也言
數之不可强免如此

成化二十一年徐州民婦下生瘤漸長皮色薄

望瀟月兒後產從此出

唐會要天祐二年勅令後每遇延英坐朝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擅出內乃知杜詩戶外昭容舞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者真出殿引坐而鄭谷入閣詩亦言導引出宮鈿蓋至天祐始罷吾朝 太宗晚年健忘寶座役常有 一二宮嬪從立紀旨時金文靖公嫌不自安辭立丹陛下仗馬之南景泰間陳芳洲請復立陛

上託言每遇雨雪不便朝廷難之事遂寢要之亦以健忘出侍左右非 祖宗典制也 成化時訪有海人王士寧生及壯不受室入雪山見老人長三尺被氈臥石洞肢體猶兒王爲之役復三年而居濟寧絕火食日啖棗與蔬少飲水焉是歲年百有二十神完而氣和面如童婦人皆異之衛使聞于朝俾乘安車入焉 萬曆間河南採鑛泌陽縣南三十里高家洞邵

家洞楊家洞前猶出砂些須忽於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將砂俱化爲青泥又有白泥疊出如人腦漿礦夫王得貴手握覺有油脂忽聞洞中有猪聲吼叫黑白貳氣熏蒸而出入人鼻竅臭不可當衆夫股慄一擁跑走又礦夫張守元周世祿打洞偶有巨石擗下塞閉洞口隨即水出將守元滄死仍若有人堵住周世祿右腿當有一石擗下砍斷其腿強掙扒出洞口即死

主事梁浮山嶺南人文康公孫也屬末疾稍間會所携牡丹數種盛花喜召客飲疾復發遂卒嶺南故無牡丹即有所移植亦不花花而不利其主者數矣公弗信也暨公卒而凡再屬主其主輒死異哉蓋公之客張復云豈真所謂花妖耶

東山徐公與少師夏公言同里自舉鄉薦以至謁選未嘗輕造其門及夏公之再相罷而道被

遠也公獨使一老蒼頭侍行唯謹夏公從檻車
中問而得之爲感泣故御史楊公爵工部郎劉
公魁給事周公怡沈公東先後以直諫下緹綺
獄公損月奉橐餽而致之故善包御史節節坐
與中人競遠戍公範白金爲叵羅而銘之曰不
愧明時無負此心以遺節爲句容令有聲嘗圖
一青菜於堂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
可無此味父老刻公所畫菜而書勤儉忍於上

曰徐公三字經也子郎御史徐貞明

都御史陳公雨庭諱瓚常熟人公少讀書虞山
之維摩寺間寂多鬼物公嘗夜步中庭有大聲
窆於樹然若有所怵者公徐曰去之吾不汝宥
也聲遂絕公亦不他徙其令永豐時嘗訪故羅
文莊公洪先於石蓮夜返林莽中光灼爍迫而
覩之三虎也其光自目從者皆魄奪公夷然任
之虎踉蹌避去爲給事而得廷杖創甚夜夢神

金人也而玄其服相對久之悸而醒猶彷彿在
目創自是識者占公必當爲世名臣且壽終然
公爲諸生則 夢一神人語之曰君之功名始
於西 又夢一神人語之曰君之功名 終於
西又夢一吏導公至大堂皇而呼曰與咎繇竝
旣病革乃自解曰始於西者礼豐則江西管也
終於西者司寇則西省也與咎繇竝者咎繇士
師吾爲之僚也止矣吾其逝矣未幾公遂卒

一衲子捧鉢來盱江近溪羅先生遇之甚謹居
數年一日辭去近溪把其手請曰和尚慈悲今
別吾去願一言濟我衲子曰沒得說你官人家
常有好光景有好光景便有不好光景等待在
俺出家人只這等近溪爽然會心頓首以謝

眉公見聞錄卷之八終



珍珠船

陳眉公珍珠船卷之一

華亭 陳繼儒 纂

繡州 沈德先 校

雍熙中君房寓泊廬山開光寺望黃石巖瀑水中一大紅葉泛泛而下僧取之乃紅蓮一葉長三尺濶一尺三寸廬山記清源池生蓮花大如車輪此也君房因分花葉磨湯飲之其蓮香經宿不散

珍珠船卷一

供奉宮郭垣在母胎餘年不育有善針人百餘
針竟亦不動至二十二月生子母俱安唯胸臆
間有黑點數十處乃當日針痕也

蜀侯繼圖倚天慈寺樓飄大桐葉上有詩曰拭
翠歛雙蛾為鬱心中事搦管下庭除書成相思
字此字不書石此字不書紙書向秋葉上願逐
秋風起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
不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後數年

繼圖卜任氏為婚云是妾所書葉也

海東有姓劉人善作酒盛暑可寄千里謂之騎
上杯

韓退之晚年二侍女合彈琵琶箏

神不明謂之翹精不明謂之翹

蜀葵點作火把雨中不滅

安祿山押字以手指三撮而成

楊相召崔相飯前香爐中烟成樓閣云是廟賓

珍苑解卷一
國香

王使君家有筆管中間刻從軍行人馬毛髮山水無不精絕用鼠牙筆刻之云鼠牙着絳進士張衡死蔡邕母方娠時謂邕卽衡後身魏凌風臺至高韋誕書榜卽日皓首榜有未正募整之有鈴下辛苦復登緣如履平地詰之云無術但兩腋各有肉翅數寸

衡州花光長老寫梅花黃魯直觀之曰如嫩寒春曉行孤山水邊籬落間但欠香耳

張天覺好草書不工得詩疾書滿紙使姪錄之當奇險處罔然而止問此何字丞相熟視詰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荆公在鍾山因奕棋作數語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惟其無所爭故能入於不死不生公笑曰此持棋隱語也陳搏隱華山幼時戲涓水一青衣媪抱置懷中

乳之曰令女更無嗜欲聰悟過人

江南有道士厲歸真嘗游洪州信果觀內塑像
是玄宗時夾紵雀蛤糞穢其上歸真於壁畫一
雞筆迹奇異自是鳥雀無復栖者

廬山有上霄峰可于仞上有石迹云夏禹治水
時泊舟之所鑿石爲竅繫纜其上有磨崖碑皆
科斗文字隱隱可見

孫知微圖畫道釋有女巫識鬼形狀知微問之

云今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辨知微曰真中所
重者何罪曰殺生與負心爾

虎有威如乙字長三寸許在脇兩旁皮下取得
佩之臨官則能威衆

峨眉山中婆羅花苞大如拳葉似枇杷凡二十
餘葉

南中旱甚卽以虎骨投有龍處卽雨激龍之怒
也

王廙右軍叔也得索靖書一紙永嘉喪亂乃四
疊于衣中以渡江

崔日知恨不居八座及爲大常於廳事後起一
樓正與尚書省相望時號崔公望省樓

蘇威有鏡日蝕暨鏡亦昏黑無所見日蝕半缺
鏡亦半昏

江南徐鉉善小篆映日視之書中心有一縷濃
墨正當其中至曲折處亦無偏側

王聖美治字學凡字其類在左其義在右

筆談

楞嚴經似一器中傾出復入一器中

李昉爲詩慕白居易園林畜五禽皆以客名白
鷗曰閑客鷺鷥曰白雪客鶴曰仙客孔雀曰南
客鸚鵡曰隴客

諺曰不到長安辜負眼不到兩浙辜負口

古棋圖之法以平上去入分四隅爲亂交雜難

辨徐鉉政爲十九字一天二地三寸四時五行
六宮七斗八方九州十日十一冬十二月十三
閏十四雉十五望十六相十七星十八松十九
客甚於簡便
羽氏國人有翼飛不遠有獸綠毛似豹毛可作
筆名虎僕毛
徐光溥爲相喜論事大爲李旻等所嫉光溥後
不言每聚議但假寐而已時號睡相

張雲性多大言常曰吾不幸生三子一學孫吳
用兵一學韓愈爲小文一學杜甫吟小詩誠家
門不幸所致

宗壽建之族子得一古鐵鏡下有篆文十二字
忽照見一青衣小兒坐酒樓上令人訪之青衣
隨至曰此神物也終當化去不若還我與之剖
腹納鏡而去

廖凝十歲作詠白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

翰

如意中有女子沈氏能詩則天召見令賦遂別
兄弟云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
不作一行歸

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絃世宗令彈深善
之因號琵琶為遶殿雷

廖凝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曰擬鑿孤墳破重
教大雅生笑曰裴說劫墓賊耳

武行德以採樵為業而甚有力自謂一谷之薪
可以盡負鄉里號武一谷

莊宗雅好音律凡用軍前後隊伍皆自撰詞使
搥聲而鳴唱至入於陣不問勝負馬頭纔轉樂
齊舉故人忘其死亦用兵之一奇也

僧貫休蜀上王建詩曰一瓶一鉢垂垂老萬
水千山得得來建大悅賜號因名為得得和尚

終身船卷一

七

真元中宋清進博經一卷強名爭勝謂之撩零
假借錢貫謂之囊家計一而取謂之乞頭
于頓令客彈琴其嫂知音曰三分中一分箏聲
二分琵琶全無琴韻
党魯使西蕃烹茶帳中魯曰滌煩銷渴所謂茶
也番人曰我亦有之乃出數品曰此壽春者此
顧渚者此蘄門者
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馬陵

顏峴家僮名銀鹿後事魯公終身

趙璧彈五絃曰吾始則心握之中則神遇之終
則天隨之浩然眼如耳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爲
璧璧之爲五絃也

苗夫人其父太師其舅張河東其夫張延賞其
子弘靖其婦韋臯近代婦人之貴無如此者
劉闢得心疾人自外至輒欲吞之同府崔佐時
肥碩闢據地而吞

耳中忽聞金聲玉響是真氣來入道欲就也

常以雞鳴時念目中各有一人成三寸黑衣而

立名念眼令人見萬里外事

洞材嘗曰平生所恨者五事耳一恨鱧魚多骨

二恨金橘多酸三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

五恨魯子固不能作詩

沈東陽野史曰晉桓温少與殷浩友善浩嘗作

小詩示温温曰汝慎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

王榮老官于觀州罷渡江風作不得濟父老曰

公篋中有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榮老以玉

麈尾獻之不可又以端硯皆不驗有黃魯直草

書翫子題韋應物詩獻之香火未收南風徐來

一帆而濟江神必元祐遷客之鬼不然何嗜之

深也

楚志詩曰城外玉饅頭餽草在城裏一人喫一

箇莫嫌沒滋味黃魯直曰既是餽草何緣更知

滋味見之曰預先以酒澆且圖有滋味
古人藏書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謂之七里
香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南人採置席下能
去蚤虱予判昭文館時得數株于潞公家移植
秘閣今不復存香草多異名所謂蘭蓀蓀卽苜
蓿也

照夜清螢也百花醴蜜也崖蜜櫻桃也
有漁者得魚甚易云取燕肉和麪爲餌

漁人以猢猻毛置網四角則多得魚云魚見之
如人見錦繡也有人見垂釣布網但志心默禱
揭諦呪七遍可使終日無獲

皇祐中穿地得碑乃宋宗慤母墓誌載其妹名
鍾馗又北史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生于魏道
武時又有于勁者亦字鍾馗

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贄有可唾者卽投其
中號曰苦海

李伯時至騏驥院見外國所進六馬乃画圖之
未幾六馬繼死人以為李画入神奪其精魄
歐公知潁州有宮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常
作芙蓉花香有蜀僧云此人前身為尼誦法華
經二十年
俗傳燕巢人家巢戶內向及長過尺者吉祥也
集賢張公每歲燕巢正寢其長可容足練戶悉
內向數年遂登庸焉

明皇時有獻牡丹者貴妃勻面口脂在手印于
花上詔裁先春館來歲花開上有指印迹帝名
為一捻紅

帝詔郡國鑄開元錢妃指甲誤觸模治吏不敢
換迄今錢背有甲痕焉

蔡君謨謂范文正曰公採茶歌云金黃碾畔綠
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今茶絕品其色甚白翠
綠乃下者耳欲改為玉塵飛素濤起如何希文

曰善

石晉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家甚富詞馬用銀槽
李道古便佞巧宦常以酒肴棋博遊公卿門角
賭之際僞爲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
嗜利者悉與之狎

江南李景宮中作高樓衆皆嘆羨蕭儼曰恨樓
下無井以此不及景陽樓

朱梁趙凝氣貌甚偉每整衣冠使人持巨鑑前

後照之烏巾上微覺有塵卽令侍妓持紅拂去
張易之昌宗命画工圖武三思李嶠味道等十
八人形象爲高士圖

五代周仁裕夢剖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
賭水中砂石皆有篆文取吞之旣寤心意豁落
自是文性陡高有詩百卷號西江集

隋薛道衡每爲文必隱坐空齋踏壁而臥聞戶
外有人便怒

魏畧曰大國以水晶爲屋柱以琉璃爲墻
赤土國在海南出異香每燒一彈丸香聞數百
里號一國香

彈琴輪指曰蟹行側轉指曰鸞鳴若全用甲則
聲乾而多悲思全用肉則聲重濁而不勻

李賀小傳曰賀連眉長指苦吟疾書

梁山有漢武帝廟至今有祭者往往有一二百
蝴蝶降祠所享其食近之不驚徹饌然後羣去

時謂武帝侍從捉之者病

唐李衛公收覘至多其尤妙者名結隣言與相
結爲隣也

魏賈將有奴善別水嘗乘舟於黃河中流以匏
瓠接河源水七八升經宿色如絳以釀酒名崑
侖觴芳味絕妙

晉祖台州與王荊州書古人以酒爲戒願君屏
爵弃卮焚墨毀榼殛儀狄于羽山放杜康于

李白每醉爲文未嘗差人目爲醉聖白樂天自稱醉尹皮日休自稱醉士

唐宗楚客造新第沉香紅粉以泥壁開門則香氣蓬勃

瓜惡香香中尤忌麝唐鄭注赴河中姬妾百餘盡騎香氣數里逆于人鼻是歲自京兆至河中
所過瓜盡死一蒂不獲

李後主得青石硯墨池中有黃石如彈丸水常滿終日用之不耗每以自隨後歸朝陶穀見而異之硯大不可持乃取石彈丸去後主搜其手振臂就馬後主請以寶玩爲謝陶不許後主曰惟此硯能生水他硯皆不可用陶試數十硯水皆不生後主索之良善陶不能柰曰要當碎之石破中有小魚跳出地卽死自是硯無復潤澤石晉時關右有李處士能画馴狸復能補端硯百碎者賫歸旬日卽復舊如新琢成略無瑕類

世莫得其法

永嘉郡記云硯溪一源多石硯

述異記云洞庭湖一坡有蠡石牀石硯

伍緯之後征記云魯國孔子廟中石硯一枚甚

古朴孔平時物也及顏路所請車亦存

異物志云廣南以竹爲硯

青州以熟鐵爲硯甚發墨有柄可執晉桑維翰

鑄生鐵硯

鎮潼留後李克伯得玉材琢爲圓硯發墨可愛

丁恕有水精硯大纔四寸許爲風字樣用墨卽

不出光發墨如歛石

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

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是右軍所用者石陽

休以錢三萬得之村舍

李後主留意筆札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

尾硯三者爲天下冠

張仲舒在廣天雨絳羅牋甚多

永徽中定州僧欲寫華嚴經先以沉香種楮樹取以造紙

賈弼夢易其頭明日人見皆驚遂能半面笑半面啼

吳道玄字道子画地獄變相後成都人咸觀皆懼罪修福兩斑市屠沽魚肉不集

蕭誠採野麻土穀作五色斑文紙

李邕書仍自刻多假立刻人名字如茯苓芝黃仙鶴之類是也

竇泉謂李陽冰篆爲筆虎又善小篆自謂蒼頡後身鶴頭蛟脚二書皆漢詔板所用各象形也釋懷素自言草聖三昧又云吾觀夏雲多奇峰輒師之夏雲因風變化乃無常勢也

崔瑗善章草王子敬云絕似章伯英王隱

謂之草賢

李邕書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復李陽冰謂爲

書中得仙手

隋釋智果謂永禪師云和尚得右軍肉智果得右軍骨藏放膚內

越家藏洛神賦是子敬小楷用烏絲欄寫成唐太平公主愛樂毅論則天與以織袋盛置箱中及籍沒咸陽老嫗竊去縣吏搜捕嫗驚懼投之炷下香聞數日

安石不重獻之書得獻之書斷作紋紙

李賀學語時呼太夫人爲阿彌

張長史云獻之謂之古肥張旭謂之今瘦

漢相國蕭何善篆籀嘗使秃筆

詩僧祖可身被惡疾人號爲癩可善權亦能詩人物清癯人目爲瘦權可詩如清霜羣木落盡見西山秋又谷口禾斜日數峰生夕陰

黃魯直八歲能詩

蛟蝶大者爲鳳子

蕭楚材知深陽縣時張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見公几案有一絕云獨恨太平無一事淮南閒殺老尚書蕭改恨作幸字公出視藁曰誰改吾語左右以實對蕭曰公功高位重姦人側目之秋且天下一統公獨恨太平何也公曰蕭一字之師也

陶隱居云得為才鬼猶勝頑仙

禮部郎中掌省中文翰謂之瑞錦窠

戴嵩善画水牛画飲水之牛則水中見影画牧童牽牛則牛瞳中有牧童形

肅宗乃召祿山飲教宮人進鴿杯祿山將飲會

燕銜泥墮杯中祿山疑乃不飲

段維嗜煎餅一餅熟成一韻詩

高祖呼裴寂為裴三明皇呼宋濟為宋五德宗

呼陸贄為陸九

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庭文書敏捷號下水船姚

泊號急灘船上水船

謝廷浩以詞賦著名號錦綉堆

蔣凝應宏詞為賦止及四韻頃刻播傳或曰白

頭花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徐商相公於中條山寺讀書隨僧洗鉢

唐新進士尤重櫻桃宴

處女得道者居舍臺童男得道者蕭臺

齊桓公為三官都禁郎主生死簡籙晉文公為

水官司命此等名位是三官之僚無預真仙家

秦始皇為北帝上相劉季為南明賓友

北斗君天門亭長令臧洪紀瞻與虞潭更直一

日守天門殷浩侍帝晨與何晏對温太真為監

海開國伯取杜預為長史

鄧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亦以上獻仙官

青牛道士口訣暮臥存日在額上月在臍上辟

千鬼萬邪致玉女來降

東華真人服日月之象男服日象女服月象日夜不廢使人聰明五藏生華太虛真人日以月五日夜半存日象在心中日從口入使照一心之內

數遇惡夢一曰魂妖二曰心試三曰尸賊夢覺以左手躡人中二七遍啄齒二七遍反凶成吉善夢寃當摩目二七叩齒二七

經曰坐常欲閉目內視存見五藏腸胃久行之

自得分明了

欲使心正常以日出三丈錯手兩肩上以日

當心心中開暖則心正矣有姜伯真行道採藥

值仙人仙人使平倚日中其影偏仙人曰子篤

志學仙不知心不正之為失因教以此得道陶

弘景

徐晦嗜酒沈傳師善食楊復云徐家肺沈家

脾其安穩耶語林

訶陵國以柳花爲酒

水君狀如人乘馬衆魚導從一名魚伯有人見
之人馬皆有鱗甲如大鯉手足耳目鼻與人不
異視人良久乃入水

樂工許雲封善笛自云學于外祖李牟韋應物
示以古笛云天寶中得於李供奉雲封熟視曰
此非外祖所吹公問何以驗之云取竹之法以
今年七月望前生者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則

音實不及期則音浮浮者外澤中乾受氣不全
則其竹天此笛其天者也遇至音必破果試吹
之一疊未盡笛忽中裂

陶峴彭澤之後日製三舟一舟自乘一舟載客
一舟載酒饌

俗云蝦蟆一跳八尺再跳丈六從春至夏裸袒
相逐無地取作掉尾蕭蕭或云夏馬

梁武帝造五色繡裙加朱繩真珠爲飾隋煬帝

作長裙十二披名仙裙

滑臺南一里有沙嘴橫出半河上立浮圖塔
中按拂髮長及二丈有奇拳爲巨螺其大如客
數升物之器髮之色非赤非青非綠人間無此
色髮根大於人指自根至杪漸殺焉

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狙羣聚到祠傍
以千百數跳浪奮擲狂奔疾走如是者五日而
後去次狙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狙獺朝

廟

韓忠憲公少年學書無紙在莊門前有大石就
其上學字晚卽滌去遇烈日及小雨張弊繳自
蔽率以爲常

九井 邑縣南十八里曰瀨鄉有老子廟中九
井或云每汲一井而八井水俱動

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齋庫金玉珍寶不可稱
言其尤驚異者有青玉九枝燈高七尺五寸下

作盤龍以口銜燈燧則鱗甲皆動爛炳若列
星有琴長六尺按十三絃二十六徽用七寶飾
之銘曰渥瑱之樂玉笛長二尺三寸六孔吹之
則見車馬山林隱嶙相次吹息則不復見銘曰
昭華之管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表裏有
明直來照之影則例見高祖悉封閉以待項羽
併將以東後不知所在

漢高祖手勅太子云有好牛馬尚惜况天下耶

吾以汝是元子早有立意兼羣臣咸稱汝友四
皓吾所不能致而為汝來自為汝大事也今定
汝為嗣

滎陽故渚津原上有厄井父老云漢高祖曾避
項羽於此井也為雙鳩所救漢廟每正旦輒放
雙鳩或起于此

和仲珠花品序每歲禁烟前後置酒饌以待來
賓賞花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故里云彈琴

種花陪酒陪歌

諸葛亮集戴先主遺詔勅後主閒暇歷觀諸集及六韜商周書益人意智

琴集曰大胡笳十八拍小胡笳十九拍並蔡琰作李肇國定補曰唐有董庭蘭善汎聲蓋大小胡笳云以此校之玉觀國謂非文姬所撰非也謝齊選琴論曰平調明君三十六拍胡笳明君二十一拍清調明君九拍濁調明君十二拍吳

調明君十四拍杜瓊明君二十一拍凡有七曲然則明君亦有胡笳觀國謂昭君不能製曲又非也

荆州記曰小酉山上石穴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

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最堪爲笏潮循人或捕其象爭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作炙楚越之間象皆青黑惟西方佛林天食國多白

象

綠珠井在自州雙角山下耆老云汲此井者誕女多美麗識者以美色無益以巨石填之迨後雖產女而七竅不完

丁晉公重影

裴令公常訓其子凡吾輩但可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為萬乘之相則天也
上官昭容有文集一百卷

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鬪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及為漸謝後有病者即漸請來誦書尋亦得退之常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令強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曾中如物噎經數月方無恙尚由記其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熟思之及夢中傍笑者
廣東老嫗江邊得巨蚌剖之得大珠歸而藏之

絮中夜輒飛去及曉復還姬懼失云煮之明日
納於官府余在饒州軍資庫大如彈光如水晶
其中有八斗七星隱然而見煮之半枯矣

新錄

繁舉字彥舉陝人性嗜酒工詩客京師十餘年
竟流落以死同時有鄭雲表者慕彥舉之為人
作詩挽之云形如槁木因詩苦眉鎖愁山得酒
開人以爲寫真云

徐孺宅在梅福宅東又塘東百步又云孺宅北
去城一里亦曰書臺

黑蛺蝶大如蝙蝠橋蠹所化北人或名玄武蟬
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好飛荔枝上

媛雄能嘯雌不能也媛性不耐著地著地輒瀉
以死

南方以鸚鵡爲鮓又以孔雀爲腊

南人養鸚鵡發瘴噤戰以徐柑飼之則愈不然必死

白鷓鴣大如小鵝亦能言羽毛玉雪以手撫之
有粉沾指掌如蛺蝶翅

鳥鳳如喜鵲色紺碧頸毛類雄雞鬃頭有冠尾
垂二弱骨各長一尺四五寸大畧如鳳鳴聲清

越如笙簫能變曲妙合宮商又能為百虫之音
生左右江溪洞中極難得

石梅生海中一藜數枝橫斜瘦硬形色真枯梅也
伏波岩有懸石如柱去地一線不合俗名馬伏

波試劍

漢高帝封兄子信為頡羹侯括地志實有頡羹
山在媽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

李遵勗為駙馬都尉折節待士宗楊億為文於
第中築室塑像晨夕伸函丈之禮刻石為記國

老談苑

人夜夢他好惡事欲令彼夢與已同者覺則倒
番被頭易枕而臥以氣三呼則彼之夢還同已

夢明日說同焉

慧遠曰順境如磁石遇針不覺合而為一
唐諸陵皆無碑記惟乾陵西南隅有大碑高三
十餘尺螭首龜趺巋然表裏無一字亦不知其
何為而立

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於目無損李氏有江
南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王丞
相在政府亦以皂羅糊屏障

韓幹藍田人少時嘗為貰酒家王右丞兄弟未
遇忽一貰酒漫游幹嘗徵債於王家右丞精思
丹青奇其意趣乃歲與錢二萬令幹画十餘年
已上寺塔記

杜鵑相推而鳴先鳴者吐血死嘗有入山行見
一羣寂然聊學其聲卽死初聽其聲者主離別
鵲巢中必有梁崔圓相公妻在家時與姊妹戲
於後園見二鵲構巢共銜一木如筆管大尺餘

安巢中衆悉不見俗言見巢上梁必貴

東王公諱儂字君明佩雜色綬綬長六尺六寸

西王母姓楊氏諱回治崑崙西北隅竈神名隗

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

六女皆名察

舜祠東有大石廣三丈許有鑿不醉無歸四字

於其上或曰非令德語鑿去之

琉璃馬腦先以自然灰煮令軟可以雕刻自然

灰生南海馬腦兒血所化也

爨釜不沸者有物如豚居之去之無也

洛陽報德寺梨重六觔

高堂縣南城傍有盜跖塚塚極高大賊盜嘗馬祈

大曆已前士大夫妻妾如悍者婢妾少不如意

撒印面故有月點錢點

盧城之東有扁鵲冢云魏時針藥之士以卮腊

壽之

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痕
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
三月三日賜侍臣細柳圈言帶之免萬毒

右手中指有黑毫左旋如黑子引之長尺餘

程迴者伊川之後一日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
入徑着堂壁家人就視乃一美婦僅長五六寸
而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聲嚶嚶

可辨自言我玉真娘子也偶至此非為禍崇苟
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為龕至以香火奉
之能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求觀輸百錢
乃啓龕暮年忽飛去

陳眉公珍珠船卷之二

華亭 陳繼儒 纂

繡州 沈德先 校

天寶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慧
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為雪衣娘方為戲嬉
於殿檻鷹至擊搏而斃上與貴妃嘆息久之遂
瘞於苑中呼為鸚鵡冢

蘇伯材奉議云凡欲松偃蓋極不難栽時當去

松中大根惟留四傍鬚根則無不偃蓋

鷓鴣能勑木故宿木而物莫能害鶴能巫步禁

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嘴畫字成符即蠹

虫自出鵲有隱巢木故鷲鳥能免燕銜泥避戊

巳日故巢固而不傾鸛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

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銜艾置

其巢中燕見艾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

齊閑覽

遊

南海有颶母風四面而至裂屋拔木每數年一

作將作則虹見謂之颶母

李載山燕代豪士常呼鷹携妓以獵終不肯仕

生子栖筠為御史大夫茹落可觀而氣不及其

父栖筠生吉甫任相國八年多智而柔懦公慙

卿卿慙長蓋近之矣

唐王處回家居有道士以花種貽之云此仙家

旌節花也後處回歷二鎮

龜經云欲知龜有神視骨白如銀

鎗必以魚者取其不瞋目守夜之義

京師名娼曰嬌陳如姿藝俱美睦丹隱一見求

納焉陳曰得錦帳三十里廼可蓋戲之也翌日

載錦數十車張之陳如大驚乃如前約

友人張棠宗以片紙錄奇竹事云同邑安幅西

鄉地名下庄有周俊叔得十二時竹一根繞節

所生子生子凡十二時點畫可數

辰州有人射猪遂入石室見老翁問何故射吾

猪對以傷禾翁即呼一童責之曰何不謹門令

猪出射者問童子曰我即王弼受易未通遂罰

守門

晁良正性剛不怖鬼每年常掘太歲地掘後忽

見一肉物良正打之三日送於河其夜使人視

之三更後車馬甚衆來至肉所問太歲何故受

此屈辱不讐報之太歲曰彼正榮盛柰之何豎

明失所在

陳達妹才色甚美髮長七尺石季龍以為夫人

鄴中記

漢聽陽城侯劉俊等出家僧之始也又聽洛陽
婦女阿潘等出家尼之始也

參寥子秦少游與之友以契許嘗在臨平道中
作詩云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
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亂汀洲東坡一見為

寫而刻諸石宗婦曹夫人善丹青作臨平藕花
圖

安吉碧瀾堂素有奇怪郡士晁子芝嘗與客游
眺於彼迫暮共見水面一好女子衣服楚楚手
捧蓮葉足履萍草而來晁料其異物急叱之女
子自若且行且吟云水天日莫風無力斷雲影
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木上游兩鬢蕭蕭七釵正直
吟畢由東岸而去

契丹如見月蝕當夜各備酒饌相賀戎主次日亦有宴會如日蝕卽盡望日唾之仍背日坐戎主及契丹臣庶每聞霹靂聲各相鈎中指只作喚雀聲以爲禳厭

賀懷智曰上夏日與親王局令臣調琵琶貴妃立於局前觀之上數枰子將輸貴妃放康國獅子。上局亂之上大悅。

大帝破高麗獲二寶一紫金帶一紅玉支枕岐

王進龍池篇賜之金帶紅玉支賜妃子

妃初瘞以紫褥裹之及移葬肌膚已消釋矣曾前猶有錦香囊在中官葬畢以獻上皇置之懷袖

廣南進白鸚鵡洞曉言辭呼爲雪衣女一朝飛上妃鏡臺上自云雪衣女昨夜夢爲鷺鳥所搏上令妃授以多心經記誦精熟

祿山進三百事管色俱用媚玉爲之諸王郡主

妃之姊妹皆師妃為琵琶弟子每一曲徹廣有
獻遺妃子是日問阿蠻曰你貧無可獻師長得
我與爾為命侍兒紅桃取紅粟玉臂支賜阿蠻

楊太真外傳

合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合容州泉呼為綠
珠江亦猶歸州有昭君村昭君塲吳有西施谷
脂粉塘

越俗以珠為上寶生女為珠娘生男為珠兒綠

珠之字由此而稱

麻襪實錄曰麻襪晉永嘉中以絲為之宮禁內
貴妃以下皆着

履子梁天監中武帝名解脫履陳隋樣差多唐
太曆中進五朶草履建中元年進百合草履

炙穀子

宣和七年牡丹皆開作金色又變黑色柳皆生
黃花大如林檎靖康元年梨樹生豆莢木香架

生蒲桃可食又王殿直家籠中貯松花及起籠
之際每一片中雪白小松一小株又寶籙宮前
柱忽生松一枝童貫轎中木板上生雜草所刻
復生

鹽龍蠻人所豢也籍以銀盤中置玉盃以玉筯
撫鹽龍飲之每鱗中山鹽則收用酒一匙專主
助陽

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于衢路

孫亮吳王權之子也作金螭屏風鏤作瑞應圖
一百二十種

笙中有簧以火炙之樂家謂之煖笙

蔡京喜食鷄每預養之烹殺過當一夕夢鷄數
千百訴於前其一鷄居前致辭曰食君廩中粟
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羹肉何
足論生死猶轉轂

李賀爲白玉樓記集仙傳王母所居龜臺有玉

樓十二

漢于定國爲廷尉飲酒至數石不亂冬月請讞
飲酒益精明

唐李光弼毋有鬚數十長五寸許封韓國大夫
人二子光弼封臨淮郡王光進封武威郡王皆
爲名將死葬長安南原將相奠祭幾四十四幄
南史梁王蕭譽惡見婦人相去數步遙聞其臭
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着

北史沈光驍勇捷馳禪定寺中幡竿高十餘丈
適值繩絕非人力所能及光因取索口銜拍竿
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
掌拓地倒行十餘步號爲肉飛仙

孫荆玉能及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
南史羊侃膂力絕人以手扶殿柱沒指侃性豪
多姬妾列侍舞人張淨瑤腰圍一尺六寸能掌
上舞

歷事幾主歷任幾官有何建立有何獻明何長
可錄何短可戒傳中有何佳對此記史法也

翰墨

世稱三友竹有節而嗇華梅有花而嗇葉松有
葉而嗇香惟蘭獨併有之

劉秦妹善臨寫右軍蘭亭及西安帖足奪真蹟
秦亦當時翰林書人也

唐陸柬之特工臨寫今校理錢延年有柬之書

蘭亭用綠麻紙臨成押尾署陸司議書雖外露
毛骨而雅有風流

參政蘓易簡家有摹本蘭亭墨彩鮮濃紙色微
紫與唐朝石本無相假借蓋名手傳搨也

右軍蘭亭搨本人間往往有之多非精妙天禧
中相國僧元藹有唐勒石本一卷卷尾有文皇
署數字傍勒僧權二字體法旣臻鐫刻尤工

蔡文姬傳云八法蔡邕受於神人而傳崔瑗及

女文姬文姬傳鍾繇衛夫人夫人傳獻之獻之
傳外生羊欣羊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子
雲傳僧智永智永傳虞世南世南傳歐陽詢陽
詢傳陸柬之柬之傳姪彥遠彥遠傳張旭旭傳
李陽冰陽冰傳徐浩顏真卿鄔彤常玩崔邈等
凡二十三人

紹興乙未六月思陵常臨禊序賜刻劉光世子
堯仁進之孝宗親洒宸翰于後

吳郡太守謝景封蘭亭侯

越絕書蘭亭在山陰越王種蘭處也三朝國史
曰越州山陰有蘭渚鑑湖會稽志曰蘭渚在縣
西南二十五里水經云浙江東與蘭溪合湖南
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蘭亭亦曰蘭上里
山陰蘭亭逸少研池可以染絳

白校書有神術常於兩腕出五色彈子兩枚化
為雙燕而飛呼曰燕奴復化為二小劍長五寸

珍苑册卷二
餘飛舞不已洞微志休胥國道人尸羅於指端
出浮圖十層高三尺人長五六分執幢蓋繞塔
而行

隋書三品以上門皆立戟五代馮道官一品給
門戟十六枚中書侍郎平章事桑維翰李崧給
十二枚

唐馮慈明勸李密歸國密囚之死神龍中勅旌
其門為忠臣門令大其標題見者莫不嘆美慈

明號為凌霄花

李行修喪妻偶得桐桑老人以術見其妻如平
生異聞集漢馬均能削竹為人致雨

丁文果覆射蜂曰蔦蔦華華山中採花雖無官
職一日兩衙

德宗幸奉天携火精劍出於殿內遂以劍所檻
鐵後貌應手而碎

林邑國王死奴艾篡立文常放牛於山澗得鯉

魚二化為鐵因以鑄劍劍成向石誓曰若所石
破者我當王因斫石如斷芻藁

吳錄居風縣有蟻絮漆人視上中知有蟻因墜
發以木皮插其上則蟻出緣而生漆

白居易與元稹書曰知我者以為詩仙不知我
者以為詩魔賈島句圖韓子讚之云句妖詩精
白居易書云詩人命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
拾遺而屯剝至死

王昌齡集云王維詩天子杜甫詩宰相

孫何有詩戰篇云物華如陣筆如鋒沈謝曹劉
是七雄

高若拙後史補云王仁裕著詩一萬首朝中謂
之詩窖子

丁晉公云子美集開詩世界

李賀作歌詩鷓鴣花草蜂蝶間竟不遠大
趙璘

因話

王筠為詩能用強韻謝朓常見語曰好詩圓美
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首方知此言之為實
曹松贈方干詩後輩難為措機杼先生織字得
龍梭

王禹偁序孟賓子詩曰古之詩人有三水部何
遜張籍與孟也

搜神記南朝呼筆四管為一牀

筆譜人有以綠沉漆管筆遺王逸少

汝穎有高士每夜作筆十管付其室十筆盡雖
勢要官府督之無報也後數十年見者顏色如
故時謂筆仙

羲之筆經昔人以琉璃象牙為筆管麗飾則有
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蹟矣

筆偈云圓如錐捺如鑿只得入不得却言縛筆
要緊一毛出即不堪用也

李廷珪父超易水人造墨尤妙其堅如玉其紋

如犀

蘭亭會者四十一人羲之制序用蚕繭紙鼠鬚
筆道勁絕代

段成式與溫庭筠詩序云予在九江造雲藍紙
輒送五十枚詩云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
累相思

西京雜記廣川王得玉蟾蜍大如拳以盛書滴
晉袁彖贈庾冀蟀硯

紫石潭硯也徐玄之夜讀書見人物如粟粒數
百皆具甲冑一赤幘紫衣者行案上傳呼曰虬
蜉王欲觀魚于紫石潭顧左右取漁其入硯中
獲小燕數十

王羲之書祭北郊文工人削之入木三分
魯直詩注世傳江南李王作竹自根至梢極小
者一鈎勒成謂之鐵鈎鎖自云唯柳公權有此
筆法

懷素善草書伯祖惠融禪師先時學歐陽詢書世莫能辨時號大錢師小錢師

魏受禪碑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鐫字皆須妙于篆隸故繇方得鐫刻

世傳王右軍借船帖最工

高僧敬脫善書大字筆長三尺其筆如人臂乞書者一字而已

李頎贈張旭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

唐大中以來禮部放榜歲取二三人姓氏稀僻者謂之色目人亦曰榜花

後周韓果破嵇胡散其種落稽胡號為著翅人文帝曰著翅之名寧戒飛將

煬帝時賊帥魏刁兒自稱歷山飛衆十餘萬唐高祖以十二人破草賊號無端兒數萬

隋既平陳南海有五六百家居水為亡命號曰遊艇子

黑山賊張燕剽悍捷速過人故軍中號曰飛燕
南史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譜後王弘劉
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諱湛爲選
曹始選百家譜以助銓序
衆葬梁鴻近要離墓曰要離古烈士伯鸞清高
可令相近

秦王后薨王府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
史書足矣何用碑爲使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

作鎮石耳

長沙有銅棺山湘中記云程普關羽分界於此
共鑄銅棺爲誓相侵者以銅棺貯之

龍生鳳鳳生鸞鸞生庶鳥

論語疏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喞喞噴噴白蓮
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
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

惜春鳥大不踰燕其聲曰莫摘花果人謂之護

山鳥

不見其形但聞其聲如杵舂敲磕人謂之葛仙翁搗藥鳥

鷺一名舂鋤步於淺水好自低昂故曰舂鋤亦謂獨舂

易林云鳳有十子同巢共懼以相保

幽怪錄柳歸舜泛舟巴陵風飄至一處有鸚鵡數千相呼姓字有名武遊郎者有名阿蘇兒有

出神虎記

漢律捕虎一購錢三千豺一購錢百

晉以來有墓誌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命刊石埋墳前厥後墓誌恐因此始

蔗有二種赤者名崑崙蔗白者名荻蔗

菊花一名日精一名周盈一名傳延年

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注云皆以似篆者爲名

兩壻相謂爲亞壻註云今同門壻爲僚壻是也
晉人謂臨楔序唐人稱蘭亭詩或言蘭亭記歐
陽公云修楔序蔡君謨云曲水序東坡云蘭亭
文山谷云楔飲序通古今雅俗所稱俱云蘭亭
至高宗宸翰題曰楔帖於是蘭亭有定名
墨池每朝廷恩命將至池墨必見前後不爽其
將見則池際水上浮浮圓結旣大如斗渙散滿

池雲舒霞卷烟粲爛如新研墨下流水復清微
忽三日連發人疑其數謂將無驗未幾太宗真
宗三朝皆至御書

山陰天章寺卽王逸少上巳日修楔之蘭亭也
山如屏障水似松江

博物志麋掘澤草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麋暖民
隨此暖種稻其收百倍

鹿之大者爲麇羣鹿隨之皆視麇尾所轉

山海經云騶虞五采畢具尾長於身乘之日行千里

陶氏云麇鹿非辰屬八卦無主故道家聽許為脯

東土呼熊為子路

相馬經目成人者行千里註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

東哲發蒙記曰獺以猿為婦

史氏曰龜生百歲故居鵲尾之上

猪肉項上一瘻謂之中禁瘻

俗說蝦蟆懷土雖取置遠郊一夕復還其所

古語云蜂窠疊構如臺蟻蛭似樓

有舂端者因營葬掘地遇蟻城方丈城壘皆具

若雕刻中有街徑樓閣二大蟻居樓閣中一紫

色足翅皆如金

郭璞云穀似鼪而大腰以後黃一名黃腰食獮

猴

墨子曰禽子問曰多言有益乎曰蝦蟆日夜鳴口乾而人不聽之

一象形二虵形三馬形四魚形五蝦蟆形

四分律文中說諸龍初生時睡時噴時行欲時不能變形餘時皆能變形

德义迦龍王舊多舌龍由多言故此是第六般若波羅密門善說多法故云多舌託此龍位寄

顯法故

蘭葉尖長有花紅色白俗呼為燕尾香者煮水浴療風

南海貢千步香佩之聞千步今海隅有千步草是其種也

述異記媚草鶴子草也蔓生色淺紫蒂形如飛鶴春月生雙虫食其葉越女收養虫老蛻為蝶

帶之號媚蝶

太極出有采華草服之通萬里言

迷異記秦趙間有相思草節節相續又名斷腸

草孀婦草寡婦莎

李德裕平泉花木記有雁翅檜葉婆娑如雁翅也又有珠子栢實如珠子生葉

峽州署中有千葉紅梨花無人賞者知郡朱郎中始加欄檻命坐客賦之

陸雲笑林云漢人適吳吳人設筍問何物曰竹

也歸煮其簣不熟曰吳人欺我哉

竹得風其體大屈謂之竹笑

李衛公言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纔長數尺公書與維綱每日報竹平安

山谷謝惠橄欖詩方懷味諫軒中果忽見金盤

橄欖來想其餘甘有瓜葛苦中真味挽方回注

戎州蔡次律家軒外有餘甘余名之曰味諫

李真常第果實名如貢士者以綠李爲首楞

梨爲翻櫻桃爲三甘子爲四蒲萄爲五或薦荔
枝曰寄舉之首范曄以諸香品時輩侯宋虛撰
百官本草皆此類也

戎州所出肉熟而皮猶綠

陸龜蒙橘詩珍重更過三十子不堪分付野人
邊王僧辨嘗爲荆南得橘一蒂三十子以獻梁
武帝

花木志云給客橙出蜀土似橘而非若柚而香

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圓或如拳通歲食之名
盧橘

江革自武陵王長史除都官尚書將還所給一
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乃於西陵岸取石數片
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筆談制兩省供奉官東西相對立謂之蛾眉班
僞蜀歐陽彬守嘉州曰青山綠水爲二千石作
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佳哉

五代漢韋思守上黨未嘗與賓佐宴會有從事
求見思怒曰必是求獵酒也命典客飲而遣之

孔平

魏相再為河南陶侃再為荊州黃霸寇恂並再
為潁州郭伋再為并州

外史檇杙王建借蜀以上封事李景為眉山主
簿其制畧曰旌其忠蓋之心委以髯須之職汪
云古今注羊一名髯須主簿

晉王述上疏乞骸骨曰臣曾祖父昶戡於魏文
皇帝云昔與南陽宗世林共為東宮官屬世林
少得好名州里瞻敬及其年老汲汲自勵恐以
年廢時人咸共笑之若天假其壽致仕之年不
為此公婆娑之事

晉劉洎母荅吳國書胡桃本生西羌外剛樸內
柔甘質似古賢欲以奉貢

蕭宏與召僧珍督諸軍侵魏畏懦不敢進魏人

遺以巾幘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呂姥但畏合
肥有韋武謂韋廩也

田單攻狄三月不克齊小兒謠曰大冠若箕修
劍柱頤攻狄不下枯骨成丘

薛吉不厲清節守汾州有聚納之響北史多下
響字猶言有聚納聲也

長房升仙雞犬皆去唯鼠惡其不淨鼠自悔一
月三易腸

彭祖喪四十九妻五十四子

有姓李人^世世人見之不知其名因號李常在
劉綱唾盤成李其妻樊夫人唾盤成獺食之

陶弘景云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昇
天蓋三朝有浮名乎

太霄經云朱仲嘗於會稽賣珠漢高后時人仲
以素書倚酒於女几家几盜寫學其術女几陳
市上酒婦也

神仙傳燕人盧敖見若士馬卷龜殼而食蛤蟹
舉臂而竦身敖仰而視之不見乃止
王母降漢武帝承華殿東方朔於朱鳥牖中竊
窺之王母視朔顧上此兒久被斥逐尋當還
方丈山仙家數千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
種稻狀羣仙不欲登天者皆往來其上
扶桑有樾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
爲扶桑仙人食其樾皆作金光之色飛翔立虛

樾色赤九千歲始一生

何佩嘗於古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回環無
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投之於火亦作髮氣莫
知何物也後與方士言之驚嘆曰君不得仙命
也此名脉望蠹魚三食神仙字則化而爲此夜
持當天從規中望星使立降可求丹度世
盧朏爲廣州治中從事有仙術嘗元會至曉不
至及朝列化爲白鶴迴翔欲下威儀以筓之得

五經集卷二
賄雙履乃驚還就列

易仙童初二宮名是男女之堂館邑羣仙所居
子胥死使人捐于大江口勇士抱之乃有遺鄙
發憤馳勝氣若奔馬威加萬物歸神大海彷彿
之微音曰君在後世稱述蓋子胥水仙也

魯敢遇仙女曰嘗見紫雲娘誦君佳句

耕耘五德朝種暮獲註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
南方丙西方庚北方壬中戊種五色示於此而

耕耘也此言仙事

三昧經佛咽喉如琉璃筒

大智論佛舌色相如珊瑚色

魏高僧支謙博覽經籍兩眼多白而睛黃時人
謂曰支郎眼中黃形軀雖細是智囊

廖融贈僧詩甚多嘗曰僧是詩家奴一人贈一
篇且帶圖行東西南北耳

陳釋真觀通禮詩儒道羣經又涉碁琴沙門洪

偃稱其八能時人語曰錢唐有真觀當天下一
半
阿含經人壽萬歲時此閩浮州極大豐樂多有
人民村邑相近如雞一飛
裝法師西域傳阿那婆荅多池在香山之南大
雪山之北出清泠水屬瞻部洲北面頗眠師子
口流出徒多河潛流下地出積石山是爲中國
之河源

天蠶天鼓天篴篥天平陀羅天自在樂如天樂
也

我在鹿苑及在雞園注世尊曾在鹿苑野中爲
鹿王教主羣鹿無優王造伽藍名雞園

世界內衆如一器中貯百蚊蚋啾啾亂鳴于分
寸中鼓發狂內

如來色目怨謗同名讒虎菩薩見枉如遭霹靂
寶媛箋云妙裝嚴之美女

或問鬼所惡答云最惡金姑聲閩人謂破竹聲
為金姑聲

冊陽縣有梅姑廟言始生時能着履行水上法苑

有人夜行一彩禽觸馬首翌日遇鬼乃莊宗時
女樂笛部頭云已遣錦羽兒相迎

南中有一泉多有桂葉流出因名流桂泉後乃
立屋其上為漢祖廟而祀之又有子胥廟者其

像分其鬚謂之五鬚亦並有靈應也

老君六甲符圖云丁卯神司馬卿丁丑神趙子
壬丁亥神張文通丁酉神臧文公丁未神石叔
通丁巳神崔石卿

真多市有楠木具竅若七星之狀李八百妹躡
其竅而上仙後立星楠觀

來君綽亡命夜遇二人自稱科斗郎君姓威及
威汗蠖言我本田氏出於齊威王亦猶桓丁之

類及曉惟見汚池邊大蠖長數尺及有蝸螺丁
子初有三人一稱蝸兒
述異記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載則生牙
蛻而生角

搜神記宗定伯夜逢鬼擔上頭肩至宛市化爲
羊賣之得錢千五百

若乃負穢臨深虛誓愆祈則有海童邀路馬御
當蹊謂不忠信則水恠必害之海童馬御水恠

也

續仙傳三川饑有青衣童子語人曰世人厭棄
五穀地司已收五穀之神矣可相率祈謝谷父
蚕母當致豐穰也

王莽種五梁禾於殿中先鬻鶴髓玳瑁犀玉二
十餘物漬種此黃帝穀仙之術也注五梁禾卽
五色禾谷永玉德是

師曠占術杏多實者不蟲者來年秋禾善五木

者五穀之先欲知五穀先視五木擇其本盛者
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也

抱朴子五典爲笙簧三墳爲珠玉

梁有僧南渡賞一葫蘆有漢書班固真本宣城
太守蕭琛得之謂之瓠史

孫樵謂史書曰墨兵

張說檢校并州長史修國史勅齊藁卽軍中論
撰沈慶之曰衆人不如下官學耳

溫舒少貧牧羊澤中截蒲寫書孫敬貧居太學
編柳簡以爲經

說苑云龜千歲能與人言似取此意然此事本
出顏真卿所撰殷踐猷墓碑云顏元孫韋述賀
知章陸象先與踐猷凡五人相聚故云五總龜
任來學無常師河洛秘奧非正典籍所載皆注
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學者來趨寫之時謂
任氏爲經苑

唐人說李益前後撰碑八百首

李德川舉進士不第唐則天就拜右拾遺不受
著補履書十卷皆雄軻之音時號補履先生
北齊郎基性清儉在官惟頗令人寫書潘子義
遺書曰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河間獻王德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
真本賜金帛以招之

柳氏序訓云余家昇平里西堂藏書經史子集

皆有三本一本紙累籤束華麗者鎮庫一本次
者長將行披覽又一本次者後生子弟為業

陸龜蒙借人書篇帙并壞必為輯禡刊正

盤古左目為日右目為月開目為晝閉目為夜
唐書秦景通并弟暉皆精漢書號大秦君小秦

君

良人為漬木瓜粉遮却紅腮交午痕

唐關圖妹文學書楷罔不動人圖常謂人曰我

家有一進士，所撰各札耳。

陸澄南齊人，欲撰宋書不成，讀易三年不解意。

義王儉戲云：書厨。

孟景翼字輔明，嗜學行，輒載書隨所坐之處，不

過容膝，四面卷軸盈滿，時人謂之書窟。

書倉已耗，墨守不堅。

貫穿策塚窮綜，書崑。

支道林言：北人看書如顯處視月，南人學問如

扇中窺日，注學廣則難周，而識闇學寡則易覈，而智明。

柳公綽自舉進士，至方面嘗鈔書不輟，九經三

史一鈔，南北史再鈔。

盛事云：王勃能文，請者遺之金帛，盈積人謂勃

心織而衣筆，耕而食。

陳眉公珍珠船卷之二終

